

三叶草美文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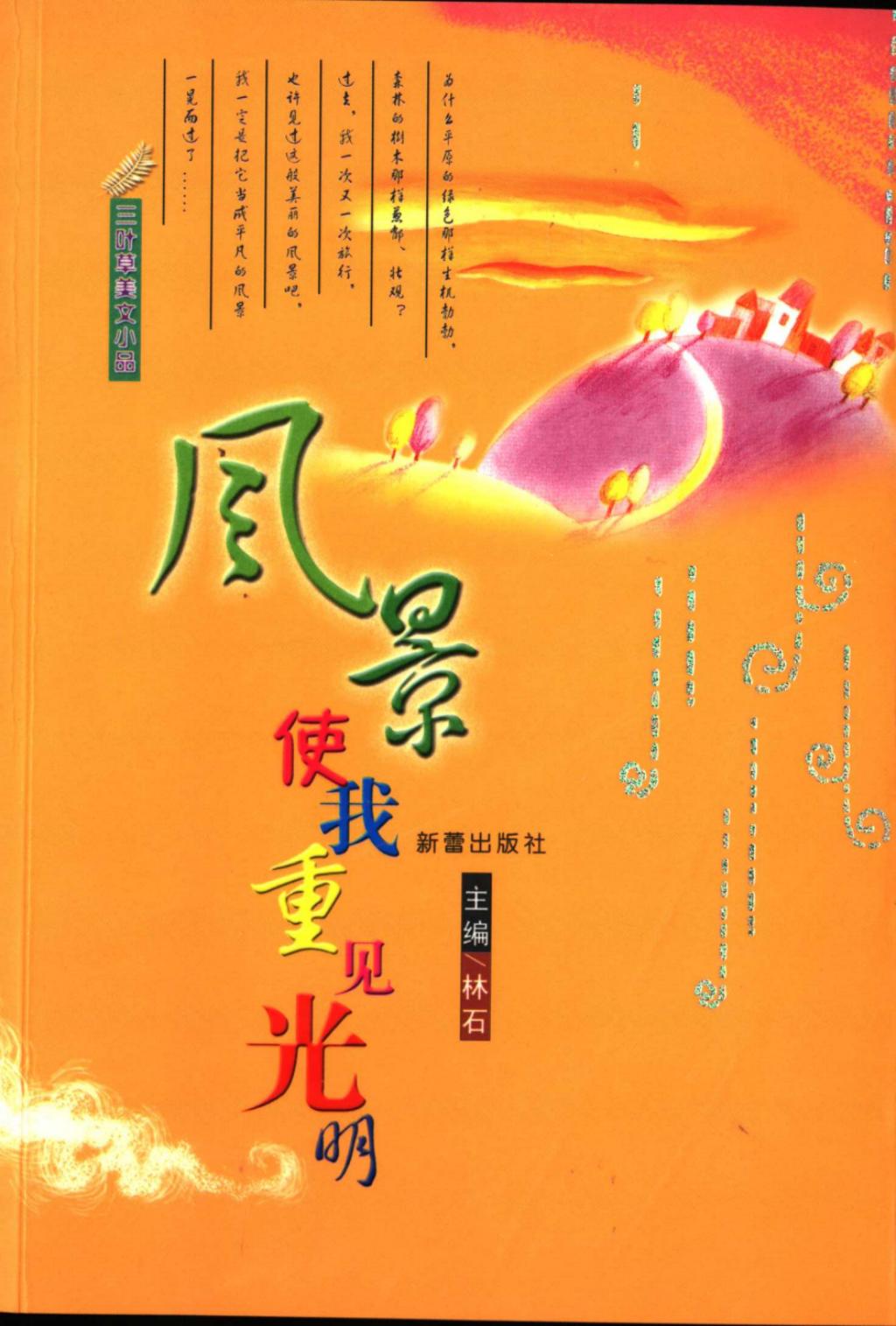


为什么平原的绿色那样生机勃勃，
森林的树木那样葱郁、壮观？
过去，我一次又一次旅行，
或许是送达最美的风景吧。
我一定是把它当成平凡的风景
一晃而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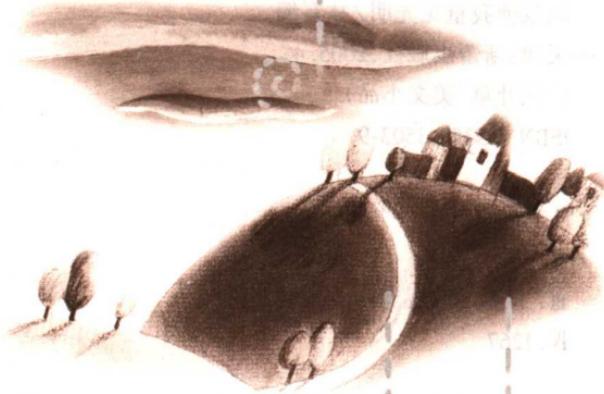
风景使我重见光明

新蕾出版社

主编／林石



◎ 人生·自然·爱——图



风景 使我重见光明

新蕾出版社

主编 / 林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使我重见光明 / 林石编 .

—天津 : 新蕾出版社 , 2005. 4

(“三叶草”美文小品)

ISBN 7-5307-3503-9

I. 风…

II. 林…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8398 号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300051)

出 版 人: 纪秀荣

电 话: 总编办 (022)23332422

发行部 (022) 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 (022)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118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定 价: 15.50 元

著作权所有 · 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 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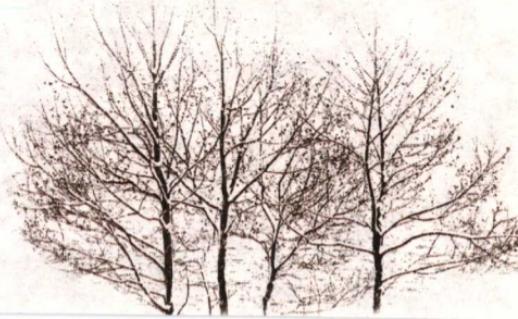
电话: (022)23332677 邮编: 300051

辑 一

[目录]



- 004 春天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周 涛
007 北国之春 -----华明玥
011 春天的声音 -----周凡恺
017 春天 ----- (法国)安德烈·纪德
028 夏天 ----- 朱群英
034 夏天的到来 ----- (美国)约翰·布罗斯
043 秋天的况味 ----- 林语堂
047 秋天的音乐 ----- 冯骥才
055 秋天的快乐 ----- (法国)夏多布里昂
058 秋的气魄 ----- (日本)丰岛与志雄
063 江南的冬景 ----- 郁达夫
069 冬天之美 ----- (法国)乔治·桑
072 冬日漫步(节译) ----- (美国)梭 罗



(辑) (二)

- 082 雨和孩子 ----- (日本) 宫本百合子
088 雪 ----- 梁实秋
093 十九日喜见大雪有记 ----- 苏 叶
097 初雪 ----- (英国) 普里斯特莱
102 春风 ----- 林斤澜
105 那风 ----- 阿 鸣
111 田野上的海风 ----- (法国) 马·普鲁斯特
113 绿风 ----- (俄罗斯) 彼得·杰多夫
117 海上的日出 ----- 巴 金
119 日出 ----- 刘白羽
125 城市的日落 ----- 罗强烈
129 大海日出 ----- (日本) 德富芦花
132 西班牙港的日出(外一章)
----- (日本) 小泉八云
136 泰山一片月 ----- 沈世豪
140 看云 ----- 尚责荣
144 多姿多彩的云霞 ----- (日本) 深田久弥

(辑) (三)

152 泰山很大 ----- 汪曾祺

- 157 山坡与岸堤 ----- 张腾蛟
- 162 天山的额顶与皱褶 ----- 周 涛
- 168 山恋 ----- (日本)立松和平
- 173 山影倒卧时 ----- (韩国)许世旭
- 177 山 ----- (美国)福克纳
- 181 山·注视 ----- (法国)勒·克莱齐奥
- 188 雪山的长夜 ----- 迟子建
- 195 那条河流 ----- 李汉荣
- 200 莱茵河 ----- (法国)维克多·雨果
- 204 瀑布与石头 ----- 许达然
- 207 绿水三千 ----- 艾 雯
- 215 天下湖多性不同 ----- 周大新
- 222 海岸之夏 ----- 洪素丽
- 232 梅雨潭的绿 ----- 朱自清
- 236 崇武观海 ----- 沈世豪
- 240 大海 ----- (法国)马·普鲁斯特
- 243 静 ----- (俄罗斯)伊凡·蒲宁
- 254 多布罗加风光 ----- (罗马尼亚)斯坦库
- 259 风景使我重见光明 ----- (日本)东山魁夷

为什么平原的

森

林的树木那样生

过去，我那样生

我一次又一次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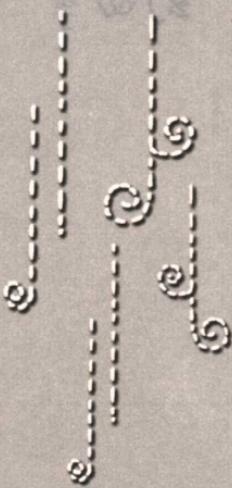
机勃勃，

也许见过这般美

一次旅行，壮观？

我一定是把它当成美丽的风景吧，

一晃而过了……



梦 ● — 幻四季





丁香

李清照

詠丁香花
苦雨因風作急雨，豈惟
春色出青紅。

急雨打丁香，聲如急雨。
急雨打丁香，聲如急雨。



春天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周 涛

春天是短暂的——

因而对我们来说便显得格外珍贵，她比青春还
短暂，而且比每一个早晨还短暂。

她像一支刚唱出第一句优美绝唱就戛然停止
的歌曲，也像刚刚认识就忽然渺无踪影的一个轻灵
可爱的女孩儿。

春天是漫长冬天里的一个梦，一个幻想，一个
超现实的实现。是关于生命、关于色彩、关于创造和

爱情以及世间一切希望、憧憬的美梦。

尤其对于我们来说，更是这样。

我们拥有一个幅员极其辽阔的冬天，这一点令我们自豪。

我们的冬天是世界上最纯粹的、最标准的冬天，天空中有源源不断的、汹涌澎湃的大雪倾泻飞舞，大地上有无与伦比的山峰挺拔沉思。

我们为此自豪。

但是冬天太长了，我们到春节之后就开始厌倦他了，像厌倦一个富有但却喜欢唠叨的男人，一个五六十岁的精力过于充沛的男人。

这时候，我们想念春天，我们思念那个轻灵活泼的小姑娘春天。

沉沉雪幕之下的一梦，就这样出现在无数北方人的心头，安详而又美丽。

仿佛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绿野和鲜花，嫩草和太阳，泛着热气的土地，掠过树丛的布谷鸟，潺潺的雪水跃过一个又一个卵石——像跨栏运动员一样奔跑……

新一轮又开始了。

舒展腰身，舒展开北方人的虎背熊腰。

雄伟啊，春天的北方！

从沉沉大梦中醒来吧，从漫长冬天的长梦中醒来吧。

揉一揉眼睛，试一试身手，怯生生地，从一个梦里走进另一个真实降临的梦里，走进春天。

春天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宇宙的褒奖，自然的恩赐，创造的开始，生命的欢畅……而且还意味着：梦想是可以降临的。

春天不会遗漏我们。



北国之春

华明朋

南国的春天往往来势舒缓，我的一位朋友曾在日记上记录平原上的一株桃花如何在江南的春雨里不慌不忙地盛开：“3月20日，满树的花芽开始膨大，它们变成了妩媚的胭脂红；3月29日，桃树的第一批落英在草坡上形成一个淡粉的圆圈；4月6日，桃树上还挂着稀疏的残花，这情形，令人想起日本俳句诗人的短诗，‘半树残桃淡欲白，春日酥月润似黄’，残桃春月，形成多么不慌不忙的湿润的春



景啊。”

如果说，南国的春天像油画一样美，北国的春却是来势汹汹，按诗人说法，是在大地的胸膛上来了一个绿色的爆破。北国的峭壁平坝，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山花与野草覆盖的。那位在南方观察过桃花的朋友，后来分配到北京密云县去教书，她就亲眼目睹了北方山区的野桃自开至凋的迅猛势头。在密云的山涧水里，从4月8日起，两天之内盛满了

桃花的落英，那真是滔滔浩浩，红白蜂拥。循山涧往上游走，可见野桃树下的草丛如同被白雪覆盖——那是所有的桃花经过猛烈的绽放后壮烈地凋零留下的印记。北国的春日真是美得惊心也短促得惊心，时光流逝的紧迫感也就因此而来。因此在北方，耽于春困无所事事的人是不多的，每一个敏感的人都自动在春天将生命的发条上满，因为在北方，人们听得清春天转身离去的脚步有多么急促。

北国之春与南国之春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人们对雨的印象截然不同。在南方，牛毛般的细雨织帘般地织上一个月，让人深厌其烦；在北方，人们却欢迎春雨的到来。因为只有纤密的春雨能锁住“老黄风”这头怪兽，使之无法肆虐。在北方，任你穿得怎样时髦，包袋里都少不了备一块挡尘沙的头巾和一副风镜。老黄风尖啸着冲击着城外的防风林，城里的人们已经感受到空气里尘土的气息。姑娘媳妇赶紧掏出绸帕头巾保护自己的发型，老黄风尖叫着从胡同里挤出来了，有风镜的戴上风镜，没风镜的用围巾捂住口鼻，眯缝了眼，开始与迎面的狂风较劲。鲜丽的城市在十分钟内变成了黄蒙蒙的资料片镜头。气喘吁吁进屋，家里的女主人们早赶上来用小炕帚扑打客人满头满肩的细土。北方人会说：

“赶不上一场老黄风，不算感受了北方的春天。”北方人有准备，桃花未开，各家主妇已买回了小炕帚严阵以待。

老黄风过后，庭院、花园、树、草、店幌，全变了模样，一副有待“重整河山”的狼狈与萧条。但此种恶劣天气却锻炼了北方人性格中的韧性。在一座北方城市里，一场连刮了十二个小时的老黄风造出的痕迹，人们花六小时就收拾完了。我的一位远房姑奶奶，六十二岁时不服老黄风的气，待风一过，曾一口气扶起被老黄风拔起的六棵果树。她的理论是：人得有“九条命”，方是厄运打不垮的好汉。人即便在春风得意时，亦要锤炼个性。倔犟一点没坏处。

我一直记着老太太的话。当南国的和风细雨滋润得我昏昏欲睡时，我即在心里渴望感受春天的风暴，希望它能吹尽我个性中的绵软无力之处。我知道，那场产生于春天的飓风，来自北方。



春天的声音

周凡恺

一位朋友对我说，冬季里的一个早晨，他推开窗扇，突然嗅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息，他的浑身立刻洋溢着一股暖意。他说，春天首先是靠嗅觉感到的。

久居都市，我对季节的变化已失去敏感，一如我们在疲于奔命中，情感已近麻木一样。我是凭着一种惯性，凭着衣裳的增减，来判断节令的。不是我们丧失了对自然的感知能力，实在是因为缺少了一